

耳朵里被风声灌满,有风掀开我的对襟小褂。小路在脚下簌簌逃窜,如一条受惊的土青色长蛇。我从村里逃向村外,逃亡的脚步与心跳一同起落。一脚踏翻了田垄上村人的草筐,那筐连同新割的草咕噜噜滚下了水沟。泥鳅见她娘从红薯地里狐疑地直起腰,扬着一把长长的青草,她很想像着我的乳名骂上几句,我已经跳过水沟逃到玉米地头,她的骂声终究没有追上。

玉米地里风声止了,玉米叶子的哗啦声却在耳边继续。挥舞两条细小的胳膊,好让绿玉腰带似的叶片不遮挡前行的视线。还是摔倒了,压折了几株玉米秆,慌忙爬起来又朝前奔了,石碾锐利的哭叫箭一样射向后脑,头皮嗖的麻了,全身的毛孔都汩汩地向外冒汗。玉米地像红军长征时的草地一样没有尽头,石碾的哭声没有止境,我仿佛被它追到了天边。

面前陡然出现一汪清水,亮亮地晃闪我的眼,一时怀疑真的到了清明的天际。芦苇尖高挑着红艳的太阳,苇秆晃动着久远的神秘。

一屁股蹲坐在潮湿的泥地上,喘息得如一只生气的蛤蟆。坐塌了草丛中小蛱蝶的家,它们在我腿边飞落得七零八散,这才感觉身上火辣辣的痛,低头瞧见自己的胳膊、小腿,甚至裸露的小肚皮上全是纵横交错的划痕,新鲜地红肿着。抹一下脸上的汗,似刀片划过疼痛。这是玉米叶子的惩罚,它用无数条锯齿状的叶片,悄无声息地在我身上留下了累累的伤痕,如同我刚才在石碾头上留下个伤口一样。

我把石碾的头砸了个血窟窿。我那块可恶的小砖头,直直地飞出去,准确无误地落在石碾头顶上,他“嗷”的一声就倒地了。再坐起来时,血已流进他张得滚圆的大嘴巴,他的哭声染着血的恐怖。我站在矮墙上纸片般飘忽,心里默念这一切不是真的,我还睡在昨日的梦里没有醒来。但石碾娘像狼一样扑过来的身影,让我确信这是真的。在她伸手快要拉住我的一只脚时,我小猫似的跳下墙头,没头没脑地飞跑起来。记得我曾跑进西洼里我和奶奶孤独的家,瞅见奶奶在土屋前给我补破洞的衣裳,我的眼热了一下,还是转身跑了。我知道,这次破坏的窟窿实在太大了,不是奶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就能缝补得了的。我在土墙的豁口趴了



漫话华中

孙红光

张生,名华中,河南淮阳人士。中等身材,花白头发,脸颇多毛,自号美髯公。

华中是个文人。能写诗,会书法,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身栖写作、书法两域,并且在这两方面均有所成者,在人杰地灵之周口也是寥寥无几。

华中写诗起步较晚,当是高考恢复考上周师后的事。十年浩劫以粉碎“四人帮”为终点,人们意气风发、欢喜若狂。他们反思过去、憧憬未来、抒发豪情,一时间,成就了多少诗人。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中爱上了诗歌,是我们班三大诗人之一。记得当时在“五一”广场开大会,我们坐在地上听报告的时候,他能够十分钟作出三首诗。当然,质量不高,顺口溜而已。别人写诗,偶尔为之,他却日日不断。在常年坚持之下,顺口溜变诗歌了,小本子上的东西见报了,诗集出版了,诗歌获奖了,一步步当上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中的诗,早期常写一些儿女情长的小题材,感情细腻,语言清新,如山间溪水之清澈,有韵味却不浑厚。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也尝试变换题材和风格,场面大了,华丽的辞藻少了,代之以多少有点艰涩的厚重。在诗歌创作方面,我比较推崇的是他的《淮阳赋》,其内容丰富,上下纵横几千年,发怀古之幽情,抒当下之壮志,描未来之画卷。其语言跌宕起伏,富有变化,读起来极有韵味。

虽然都是国家级协会会员,但华中的诗不如华中的字。作为师范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基本上是当老师。当老师的一手好字是必须的。因此,我们班练字的也不少。当时,华中写诗兼练字。虽常有习作示人,与他人相比未见出奇。然而,其勤奋和恒心是他人所不及的,黎明即起,笔耕不辍,几番风雨,终见彩虹。现在华中的字已经以平方尺论价了。华中的字成名于小楷,楷书中带有魏笔的痕迹,一笔一画,如刀似刻,谋篇布局,很有章法。观之,如素面

一会儿,还是转身跑掉了,一双不听使唤的脚把我引到了这无人的野苇洼。

这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乱坟岗。我坐在潮湿的苇洼边,一扭头就看见了右侧的一大片高高低低的坟头,各种草把它们装扮成绿色的尖圆,不是我看惯的族人的长圆坟。我居住的乡村回族人很少,就我们西头的李姓和马姓几家。爷爷归真后,奶奶荣升为全村唯一的“地主婆”,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主羔子”。

事出的原因是源于一句“地主羔子”。今天清早,村里一大群孩子玩打仗的游戏,我虽只有七岁,却跑得比兔子还快,就第一个占领了牲口屋南

风动野苇洼

阿慧

袋啄柿子的果肉,已啄去大半,见我走来,就一拍翅膀飞了,只吐落一粒柿子的种子。

我爬上高高的坟堆,踏着脚下一个红透的柿子,正想摘手边的另一个,忽然发现草丛中一个小小的襁褓,蓝底白花的小被子,一条红带子拦腰系着。我傻站着看它,风把小被子的一角掀得生动活泼。渴望听见里面娃娃旺盛的啼哭,懊悔在野苇洼闲荡了半日,竟不知,还有一个小人儿睡在这里。是哪个粗心的娘,解手时把娃娃遗忘在这乱坟岗,这初秋的大太阳,这咬人的毒蚊子,小奶娃子怎受得了啊!扔掉柿子,跌跌撞撞奔过去,荆棘刺伤了我的脚脖。

我把娃娃抱起,怀里感受到襁褓的热量,我迫不及待地掀开小被子的一角。一张柔嫩的小脸儿,黄黄的,没有血色,眼睛怕光似的闭着,闭成两条圆弧的细线。睫毛黑黑长长,风把它吹得抖动。一味地认定这是一个女娃,有黑长睫毛的女娃,长大了就是仙女。我甚至开始想象,长大后的她齐整的模样了,我对着怀里的小仙女笑了,可她一笑,嘴唇委屈地紧抿着,像是受了一世界人的气。猛然

李老师夫妇都是教师,一辈子从三块钱的代课教师干起,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相扶相携一路走来很是不易。

如今老两口工资高了,生活好了,还在县城买了房子,与我家住对门。儿女都在外地工作,老两口过起了无忧无虑的日子。前段时间,有家摄影中心十年庆典搞活动,凡是来补照结婚照的已婚夫妇7折优惠,年过60周岁的老年夫妇半价。经过此处的李老师一时心痒难耐,回家非缠着老伴去补张结婚照不可。“脸上皱纹一大把了,还想起时髦,不怕别人笑话!”老伴极力反对。但是李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做通了老伴的工作,两人高高兴兴地来到婚纱摄影中心。

摄影中心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由于他们是第一对此拍照年龄超过60周岁的老人,享受VIP贵宾待遇。工作人员精心为他们化装,设计搭配服装。头发掉光的李老师还戴上了假发,老伴脸上的皱纹也变浅很多,两人对视哈哈大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拍照进行得很是顺利,老

间,觉出这娃娃的异常,她长久呆滞的面孔让我不安和慌张,不祥的恐惧,让还是个娃娃的我战抖不已。泪水不自觉地滴落下来,湿润了小被子上的点点白花,我丢下娃娃,脚步慌得没了节奏。跌坐在苇塘边,胃口痛得无法支撑。臂弯仍留有娃娃襁褓的温暖,娃娃忧伤的小脸儿重复在眼前凝视,脚下是被风摇动的草叶,如娃娃黑黑长长的睫毛。

目光不断地被娃娃牵扯,就如疼痛不断撕扯我的胃。我倚着树一次次站起看他,她躺在蓬乱的草叶上,轻飘飘地没有分量。知道当地的一些习俗,不足一岁的娃娃死了,不得埋葬,违背了,就会死掉第二个娃娃。回族人没有这般说法,回回人家的娃娃去了,家人就把小埋体擦洗干净,裹上一层白布,后面跟着来送埋体的族人,安放在小小墓坑,上面棚上结实的木板,一个长圆的小坟就长在了亲人的心窝里。

风吹得没有声响,乱坟上的草和花轻轻抖动。这些花草我都不认得,它们与庄稼地里生长的花草截然不同,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可它们一年年活着。我按着翻腾的胃,目光去捉柿子树旁的小花,这时,我一激灵站直了身子,一条狗急匆匆朝这边走来。这是一条野狗,黑黄的杂毛,舌头长长地伸着,低着头一路嗅着走向那娃娃。我的心仿佛被一只大手提溜到半空,我紧盯住那恶物,野狗接近那襁褓了,它伸出尖长的脏嘴要拱睡着的娃娃了。胃痛突然间消失,我大叫一声奔向娃娃,不忘捡起一块地上的土坷垃,我使出全身的力气砸向那野狗,咚的一声,正砸在它弯曲的狗腿上,野狗吭吭唧唧地溜走了,一步三回头。

再不敢走远,恐那恶狗转回。我背靠柿树坐下,看点点夕阳滑下坟头。风是从娃娃的被头吹起的,一叶柔长的草茎,怜惜地抚摸娃娃的脸蛋儿,一下又一下。这才发现旁边一片草地的不同,草的姿势一律倒伏着,像一个人长久坐过的痕迹。娃娃的亲人曾像我一样守候过他的。野苇洼比中午凉了很多,空气中浸透着潮腐的气息,还有杂草和芦苇的青味儿。

有人在暮色里唤我的乳名。开始,像一个人喊,再听是几个人,细听,是全村人再喊。我使出吃奶的力气答应着,声音被苇洼的风搅成碎末,小得连自己也无法听见。

两口喜滋滋地回家了。三天后,老两口的大幅照片送上门来。李老师精心选了地方挂了起来,这可成了他炫耀的资本。

前天,在外工作的儿子一家三口回来了。五岁的孙子小哲,看到老两口的照片就问:“爷爷,爷

爷,这是谁呀,怎么和奶奶在一起啊?”“那是我呀,好孙子,认不出爷爷了。”李老师忙着解释。“肯定不对,爷爷没头发,你看他的头发又浓又黑,不信,让我爸爸看看我说得对不对。”孙子坚持自己的意见。祖孙俩的争论引得小哲妈妈笑得直不起腰来,窘得李老师脸红到了脖子后。

儿子一家走后,李老师对着照片再也没有当初的兴奋劲儿,他越瞧越觉得不自然、不真实。想着想着,就睡不着觉了,那血压就蹭蹭地往上蹿。最后,李老师决定再去照一回,这次是原汁原味的,他的假发也不戴了,老伴的粉也不擦了。再看那照片,李老师锃亮的脑门映照着老伴满头银发,笑容如夕阳般灿烂。

旭日阳刚

宋志军

去演唱那首深情的春天里

呐喊出豪迈高亢的声音

告诉我们

生活,才是创作不竭的源泉

创作,必须有生活才真实

后来看到你们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犹如两棵树站在鲜花丛中

才觉得,表演有时是一种多余

朴实也是一种美

才觉得,华丽有时也有一点虚假

丝毫遮掩不住你们寒酸的外衣

你们是地道的农民工

但不转的话……”

第二天,他拿着他和她的工资存折,踌躇片刻,到银行取了2000块钱,给晶晶交了学费。

暑假,她领着晶晶又报了外教英语特长班。

她告诉他说:“人家的孩子都报了,咱也不能落后。”

她的单位实行计件工资,她每天第一个

小小小说

夜深了,小城像个劳累一天的民工,倦怠地进入了梦乡。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起来,到楼下走走。

她也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她学他,也起来,到楼下走走。

他一会儿举头遥望明月,一会儿低头慨叹生活:“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她轻轻从背后搂住他的腰,把脸紧紧贴在他的背上,说:“是啊。”

他说:“你咋下来了?”

她说:“生,和你一样,睡不着觉。”

他转身,就着月光,眼神黯淡地看着她的眼睛,说:“咱也让晶晶转校吧?”

“我早想让你女儿转校,可是……”她没有说下去,但他明白她的意思。

为了不让晶晶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他们夫妻俩经过努力终于在小城里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为孩子更好地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提供便利。

“钱嘛,我们再想办法。你看,咱这个单元楼里的孩子都转到蓝天幼儿园了,现在只剩下晶晶没转了。虽然蓝天幼儿园收费高,

退休生活乐无边

董延喜

情注新闻四十年,节也不闲,假也不闲。职业良心重如山,累也得干,病也得干。早盼退休这一天,得也无怨,失也无怨。今天终于卸重担,身也清闲,心也清闲。从此自己说了算,来也随便,去也随便。陈年往事如烟,宠也不言,辱也不言。清晨打坐加遛弯,动也舒坦,静也舒坦。家有藏书三千卷,早也翻翻,晚也翻翻。以素为主粗米饭,咸也香甜,淡也香甜。布衣布鞋不挑拣,新也能穿,旧也能穿。高堂老母八十三,孝也自然,敬也自然。结发夫妻老来伴,真也永远,情也永远。儿女回家绕膝前,节也来看,假也来看。内孙外孙一般逗,嬉也不烦,闹也不烦。院内翠竹种几竿,直也喜欢,节也喜欢。(1)窗台盆栽君子兰,花也好看,叶也好看。门前种个小菜园,烹也新鲜,调也新鲜。几只鸡鸭常下蛋,炒也爱唆,腌也爱唆。(2)二两小酒来佐餐,抿也悠然,品也悠然。经典笑话短信传,雅也开颜,俗也开颜。戏迷常聚沙河边,唱也心欢,听也心欢。亲戚朋友多串门,富也相安,贫也相安。人龙道遥两论坛,这也玩玩,那也玩玩。明道修真悟三玄,道也钻研,易也钻研。(3)百字文道日一篇,老也谈谈,庄也谈谈。(4)得暇问道访名山,宫也转转,观也转转。(5)尘心消尽道心宽,名也看淡,利也看淡。月月都发养老钱,吃也不难,喝也不难。无忧无虑养天年,顺也乐观,闲也乐观。(6)退休生活似神仙,福也无边,寿也无边。2010年10月27日光荣退休,单位欢送晚宴上,即席作打油诗一首,以记当时之心境。

注释:(1)竹子的“挺直”、“节贞”历来被喻为人之骨气。

(2)唆,周口方言,同吃。(3)三玄,即易经、老子、庄子。(4)老,即老子;庄,即庄子。(5)官、观,即道观,是各类道教建筑的总称。(6)顺境、困境皆以乐观态度对待。



情注军营

卮继超

六年前,我怀着梦想,踏上征程,来到部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每当穿上军装,就有一种莫名的勇气,我告诉自己,要站好每一班岗,要倾尽所能,高效完成每一项任务。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在这默默的坚持中,不知不觉,我已走过了六个春秋。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老兵了,在此期间,我认真带好每一个新兵,并同他们分享我的梦想——当一天兵,站一天岗,坚决守护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庆幸的是,我们都能牢记使命,忘我付出着,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生命的长河中,总有一段经历让人终生难忘;总有一份情感让人刻骨铭心;总有一种理想让人永不放弃;总有一股力量让人奋然前行。回顾过去,我依然无怨无悔,只因一个信念,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是我选择当兵的最初缘由。

一位哲人说:“生与死之间有一段距离,叫做人生,如何走好这段距离就叫做生活。”以前,我总天真地以为,生命就是活着,而活着又何其简单,只需衣食无虞就可以了。但经过生活的历练,我渐渐明白生命与活着的区别,我懂得了生活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生命的存在。朱自清说过:“人的一生不能是平的,为什么要白白到这世上走一遭呢?”是的,总该留下点什么,做点什么。身为人民的子弟兵,我有责任和义务,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身为人民的子弟兵,就注定我有更艰巨的使命。尽管,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安逸的年代,但心中那团熊熊的烈火,点燃着我守卫祖国的激情。

今生,我梦在军营;今生,我情注军营。

生活中从来没有鲜花和掌声也从来没有奢望一曲值千金去拥有那种所谓的纸醉金迷可你们却用原始的声音唱出了底层人的精彩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们用自己的故事告诉这个世界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罗马人人脚下都有一条通向罗马的道路只要有梦想没有什么不可能旭日阳刚一个响亮的名字旭日阳刚让世界变得温暖亮堂

有时,她一个人躲在家里,暗自叹息:我的青春彻底完蛋了!

又是一个周末,母亲打来电话,她简单地敷衍几句,就挂机了。

母亲感觉不对劲,忙乘车来到她家。

母亲说:“闺女,晶晶都六七岁了,你也该再生一个了。”

她说:“妈,你说啥呀?啥该再生一个了?”

母亲说:“孩子呀。”

她说:“妈,就晶晶自己都够俺俩慌一辈子了。养孩子没意思。”

母亲说:“养孩子没意思?年轻人懂个啥?就知道享受!多要个孩子将来好养老。”

她说:“妈,不是您那个时代了,如今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

啊!生了娃的女人,就不是女人了,是孩子的‘奴隶’,俩大人整天要为孩子吃、穿、住、行、教育和健康等操心。一家人的开销,几乎全给了孩子。你看俺俩现在慌成啥样?省成啥样?他都成了半拉老头了,我也成黄脸婆了。”

母亲说:“有你们这样爱孩子的吗?不能攀比,什么让孩子吃好的、穿名牌、上名校,啥都不让孩子做。要知道,培养孩子不能只看眼前的成绩,要从小培养孩子自立自强,要培养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的好孩子,这才不枉费你们钱财和心血,这才是对孩子真正的‘爱’。”

她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下子搂住母亲,嘤嘤地哭了起来。母亲掏出手绢,心疼地为她擦眼泪,“孩子,别哭,没有迈不过的坎,你们还年轻,好好往前过。”

她憔悴地看母亲说:“妈,我累了。”